

- 神秘恐怖的西部人生
- 欲血燃烧的爱情悲剧

蓝蝴蝶

西部传奇系列之一
● 陈礼 著

陈礼著

在

明

煤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西宁

蓝蝴蝶

陈礼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1117-0/I·220 定价：14.80元

内容提要

荒漠古道，砾崖佛窟，雪山冰宫，茫茫火海，金矿、罌粟——神秘、恐怖、富庶、愚昧，天造和人为的种种极端，竟然为二百戈壁大盗主宰。

骄横残忍的匪巢公主，专情不二的绝色佳丽；情海即是火海，金窟犹如魔窟；欢喜洞内九尊压寨夫人的黄金塑像，记录着匪首的醉生梦死和穷奢极欲；第十个压寨夫人，正是第一任压寨夫人的亲生女儿；为了爱情，山寨公主杀死强盗父亲，为夫殉情，纵马驰向茫茫火海……

神驹灵犬，怪汉蛮女；祁连荒漠，千奇百怪；美丽的少女首领为报一吻之仇，反被丑陋汉三次戏弄，竟用一匹单峰白驼，获得荒漠蛮女的痴情。

共产党人深入匪巢，同女首领喝狼血盟誓，结下共同抗日的誓言；一曲悠扬的琵琶，一支流泪的红烛，映照出佛窟翩翩起舞；佛光魔影，金蛇斗蟒；欢喜洞内密藏着万两黄金，一支彩笔封冻稀世珍宝；窈窕淑女行刺东瀛武士，道道石门封闭，埋葬了千古遗恨。

一曲委婉的红楼悲歌，唱出风流女谍的满腹惆怅；一把锋利的日本战刀，在一张俏丽的脸上画出道道血痕，使痴情女子从迷津中幡然悔悟。

长城烽燧，升起一缕狼烟；恐怖的黑森林，响起沉闷的驼铃声；欢腾的那达慕并不平静，枪声中倒下了一位英俊男子，蒙面女给草原留下一个难解的谜。

历经艰辛的神秘驼队，同残忍的马家军骑兵、狡诈的风流女谍、冷酷的日本武士，在浩瀚的腾格里大沙漠，展开一场灵与肉的杀戮；滚滚流沙葬美人，大漠中只剩下一人、一马、一犬。活着的人该向何处去？万两黄金落入何人之手？于是，有了这部用血与火写成的慑人心魄的西部传奇……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恐怖的黑戈壁	(4)
第二章 情人幻影	(12)
第三章 驱逐死神	(21)
第四章 醉人的罂粟花	(32)
第五章 匪巢斗智	(43)
第六章 冰山奇葩	(54)
第七章 神奇的动物世界	(69)
第八章 情场即是生死场	(82)
第九章 欢喜洞内	(98)
第十章 火葬匪首	(110)
第十一章 情天恨海	(123)
第十二章 花丛醉美人	(138)
第十三章 佛窟琵琶魂	(150)
第十四章 洒泪祭亡灵	(165)
第十五章 二戏蒙面女	(178)
第十六章 荒漠幽灵	(193)
第十七章 单峰神驼	(207)

第十八章	吃狼肉喝狼血	(223)
第十九章	佛光魔影	(238)
第二十章	血染净土	(250)
第二十一章	察尔汗篝火	(265)
第二十二章	凉州奇遇	(276)
第二十三章	一吻泄机密	(290)
第二十四章	风流女谍	(306)
第二十五章	红楼悲歌	(320)
第二十六章	血溅迷津	(332)
第二十七章	鬼域驼铃声	(346)
第二十八章	欢腾的那达慕	(361)
第二十九章	情刀仇剑终未了	(377)
第三十章	腾格里大杀戮	(394)
第三十一章	滚滚流沙葬美人	(405)

引子

在西部荒原的古丝绸之路上，有一片茫茫黑戈壁。

远在西汉、盛唐时期，这里便是长安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距离当时最繁华的敦煌郡，仅有几个驿站的路程。南靠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北通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自古以来，不知出现过多少戈壁大盗，也不知有多少商贾驼队遭受劫难。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修了一条从兰州通往新疆的公路。民工们在戈壁滩上挖出了无数的白骨，腐烂的丝绸，精致的玉器，以及许多金银财宝。足见当时的丝绸之路，是何等的繁荣昌盛，又是何等的恐怖。自从修通甘新公路，使萧条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又开始变得兴旺发达起来。每日有许多辆汽车、马车及驼队来往于这条公路上。于是，出现了一伙专抢商车、驼队的戈壁大盗。

这伙二百余人的戈壁大盗，盘踞在祁连山中的万佛窟。匪首名叫黑鹰，原是盛世雄部下的一个营长。20年前，黑营长护送新疆督办盛世雄的家眷进疆，万没想到，这条恶棍见秋夫人长得年轻貌美，便在途中生起邪念，一心想占有秋夫人。当车过黑戈壁地段时，土匪出身的黑营长，枪杀了盛世雄的小舅子秋副官。在一场激烈的枪战中，副营长陈三喜浴血奋战，带着刚满两岁的盛小姐，单骑逃出黑戈壁，却未能把秋夫人救出来。为掩护陈三喜救走的盛小姐，一个营的

士兵互相残杀，在激战中伤亡大半。黑营长终于获胜，带领残部进入祁连山，同时劫走了年轻美丽的秋夫人。几年后，这伙以黑鹰为首的匪徒，便成为阻碍丝绸之路、危害河西走廊的戈壁大盗。新疆边防督办的贵夫人，竟然成了戈壁大盗首领黑鹰的第一个压寨夫人。

盛世雄岂能受此大辱，便在狂怒之下，派大批骑兵进祁连山清剿。并下令：谁若捉来黑鹰的人头，晋升三级，赏白银百两。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岂知黑鹰并非等闲之辈。盛世雄几次派兵追剿，皆全军覆没。这伙戈壁大盗盘踞在祁连山中的万佛窟，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可谓一人当关，万夫莫开。

万佛窟初建于北魏时期，在砾崖峭壁上开满大大小小的洞窟。洞窟内塑有万尊佛像，结集了中华民族历代艺术珍品。黑鹰一伙戈壁大盗的到来，使这座艺术宝库，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匪徒们驻扎在洞窟里，毁像搭铺，生火做饭。滚滚浓烟使万尊佛像失去金辉，壁画彩塑罩上一层阴影。

剿匪的骑兵进入祁连山，沿着一条湍急咆哮的野马河，行走几十里崎岖的山道，才进入祁连山深处。当剿匪骑兵走出窄狭深长的峡谷，眼前豁然出现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匪徒们隐藏在芦苇荡里，声东击西放冷枪。骑兵见作战不利，便放火烧了芦苇荡。于是匪徒们佯装溃逃，将骑兵引入烟雾弥漫的火海。

那是一个极其丰富的露天煤矿，大约燃烧了40年。白天笼罩着一片茫茫的烟雾，晚上燃烧着一片蓝色的火焰，地面覆盖着灰层，足有几丈深。骑兵只顾挥刀纵马追击匪徒，

一个个连人带马掉进茫茫火海，冒股黑烟化为灰烬。

可叹新疆督办盛世雄，为报私仇，竟然折了一个营的兵力，也奈何不了这伙戈壁大盗。盛世雄吃尽了苦头，从此不再派兵复仇。后来听说妻子做了戈壁大盗的压寨夫人，并给黑鹰生下一个女儿，他这才割断夫妻情意，娶了一个女大学生为妻，又生下了一位贵公子，平息了这场风波。

岂知 20 年以后，盛世雄的大小姐盛月容，从西安大学毕业之后，在进疆看急见亲的途中，路经黑戈壁地段时，同样又遭到戈壁大盗的抢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督办的一位千金，遭劫之后，竟然甘愿做戈壁大盗老匪首黑鹰的第十个压寨夫人……

第一章 恐怖的黑戈壁

1943年盛夏的一个黄昏。

一支马队冲出祁连山峡谷，像离弦的弩箭，朝着西北方向的敦煌县城飞驰而去。急骤的马蹄，如同天鼓擂动，震撼着沉寂苍凉的黑戈壁。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黑如煤炭的骏马，马背上骑着一位年轻剽悍的骑手。此人名叫祁连豹，是戈壁大盗老匪首黑鹰手下的一员骁将。

祁连豹头戴一顶银灰色大礼帽，遮住一张岩石般冷峻的面孔。剑眉下圆睁着两只目光犀利的豹眼，正神情忧郁地注视着茫茫黑戈壁。他身披一件猩红色斗篷，像一面旗帜在疾风中猎猎飘摆。他内穿豹皮坎肩，宽皮带上别着两把手枪，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双臂，不停地用带刺的靴跟碰磕马肚，带领十几个弟兄朝着公路疾驰而去。

一个月之前，老匪首黑鹰果断地作出一项决定：他要在60寿辰的这天，举行第十次婚礼。谁若能抢来一个使他倾心的美女做第十个压寨夫人，不仅能娶他的女儿蓝蝴蝶为妻，而且将能继承他的首领宝座。

为此，匪徒们连日趁机纷纷出寨，到处打家劫舍，为老匪首抢劫民间女子，弄得四邻八乡民不聊生，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然而，谁都没有抢来一个能使老色狼黑鹰欢心

的美貌女子，却给当地居民带来一场浩劫。

山寨公主蓝蝴蝶，长得如花似玉。因受黑鹰的宠爱，性格刁蛮得像只母狼，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她能够在纵驰如飞的马背上，双枪射穿逃逸的黄羊的眼睛。在山寨的二百多人当中，敢与蓝蝴蝶比枪法的只有祁连豹。

蓝蝴蝶早就爱上了祁连豹。两人情投意合，私定终身，从此，形影不离，时常在草滩里逐鹿射猎。但蓝蝴蝶从未向父亲表露过她对祁连豹的爱慕之心。因此，黑鹰才作出以美女为代价的招赘纳婿的决定。

这位山寨公主是秋夫人所生。在她刚满周岁的那年，老匪首黑鹰又抢来一位维吾尔族歌女，做了第二个压寨夫人。秋夫人见报仇无望，悔恨莫及。就在黑鹰举行第二次婚礼的那天，她丢下幼小的女儿，骑着一匹白马，葬身火海，洗刷了自己的耻辱。为了生存，维吾尔歌女乌丽娅，成了蓝蝴蝶的继母，并把她培养成一位能歌善舞的山寨公主。

在整个山寨中，敢与祁连豹争宠竞赘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黑鹰手下的另一员干将沙龙。此人原是肃州保安团马团长的副官，只因与马团长的四姨太白玫瑰有些勾搭，被马团长发现后，拉出城外枪决。多亏几个弟兄劫了杀场，得以逃进祁连山投奔黑鹰，从此成了戈壁大盗。为报此仇，沙龙带领弟兄夜袭肃州城，抢了保安团的枪支弹药，提着马团长的人头，并把马团长的四姨太白玫瑰抢进山寨，献给黑鹰做了第三个压寨夫人。

黑鹰早就立下寨规：只许有压寨夫人，不许任何人在山寨有家眷。山寨抢来了许多女人，匪徒们可以任意在她们身

上发泄兽欲。沙龙暗中仍与白玫瑰私通，等待时机夺取山寨首领的宝座。白玫瑰原是个烟花女子，早与沙龙情深意浓。黑鹰虽有觉察，但为了拢住这条沙里蛟龙，只得睁只眼闭只眼，从不怪罪于沙龙。

沙龙早就爱上了蓝蝴蝶，乞求三夫人白玫瑰在黑鹰面前替他求婚。黑鹰也曾有此心意，如把女儿嫁给心腹之人，将来也好继承自己的大业。可是这位山寨公主自幼娇生惯养，性情刁野，死活也不愿嫁给比他大15岁的沙龙为妻。如果父亲硬逼她嫁给沙龙，烈性的蓝蝴蝶，扬言要跳火海自寻短见。女儿是匪首的掌上明珠，黑鹰膝下无子，岂能硬逼独生女儿葬身火海呢？

其实，黑鹰早就看出女儿蓝蝴蝶爱上了祁连豹，也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倒是挺般配的。可他深知沙龙的秉性，一旦把女儿许给祁连豹，沙龙必然要另拉杆子背叛自己。到那时，假若内部起讧，岂不毁了山寨？老谋深算的黑鹰，为了山寨的安宁，于是他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

眼看黑鹰的寿辰快到了，祁连豹仍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下可急坏了蓝蝴蝶。她知道父亲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沙龙一旦抢来一个能使父亲倾心的美女，她将要无条件地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除此之外，只有火海殉情。

昨天晚上，蓝蝴蝶来到祁连豹的洞窟里，先是哭哭啼啼诉说情怀，尔后拔出双枪，要与心上人祁连豹同归于尽。为了爱情，祁连豹在蓝蝴蝶的逼迫下，只得带领十几个弟兄连夜出寨，前往敦煌县城为黑鹰抢美女……

祁连豹突然勒住黑骏马，用马鞭挑起压在眉间的银灰

色大礼帽，睁圆两只豹眼朝前望去，只见公路上黄尘飞扬，由东向西，远远驶来一辆大卡车。

一个匪徒勒马兜了一圈，靠近祁连豹说：“二哥！劫了这辆商车，即使没有娘们，抢些烟酒什么的，回去也好给黑爷拜寿呀！”

祁连豹略一沉思，双脚一磕马肚，纵马朝前跑去。公路上驶来一辆美国造大道吉卡车。车箱上盖着篷布，看上去像是一辆商车。

驾驶室里坐着一位年轻美丽的贵小姐。她名叫盛月容，正是新疆督办盛世雄的千金。盛月容从西安大学毕业，急着进疆去见父亲。这条公路，她曾坐汽车来回跑过好几趟，每当路过这段令人恐怖的黑戈壁时，盛小姐的心中，总是产生一种替母报仇的冲动。

盛夏的戈壁滩，笼罩在炽热的气浪里。热风刮进驾驶室，使人感到闷热窒息。

盛月容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外套一件洁白的细羊毛衫，丰满的胸前垂着一根粗长的辫子。她那鹅蛋形的脸庞，白净得像块和田羊脂玉。两道弯弯的黛眉间，长着一颗殷红的美人痣。一双凤眼像明澈的清泉，映着两座冰山，将柔情冻封。端正的鼻梁，樱桃似的红唇。她细长的脖颈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耳下闪烁着两只蓝宝石耳坠。她莲藕似的左腕上戴着一只翡翠手镯，是母亲在危难中留给女儿的遗物。

“小姐！小心，前面有土匪！”司机突然发现戈壁滩上跑来十几匹马，神色紧张地提醒盛小姐。

盛月容骇然睁大两只眼睛，透过眼前的挡风玻璃，果见一群匪徒手中挥着刀枪，旋风般朝着公路纵马驰来。

祁连豹打马冲近公路，一枪击爆汽车前胎。车身一斜停在了公路上。随着又一声枪响，司机头部中弹，伏在方向盘上死去。

看到戈壁滩上狂风般纵马卷来的强盗，看见司机血淋淋的脑袋，盛小姐竟吓得惨叫一声，昏厥在驾驶室里。

匪徒们尖声嚎叫着打马飞驰，眼看就要靠近公路。突然，驾驶室顶上“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几个匪徒，中弹栽下马背。祁连豹大吃一惊，知道这是一辆进疆的军车。他后悔自己一时粗心大意，白白断送了几个弟兄的性命。他急忙大喊一声：“撤……”

架在汽车驾驶室顶上的机枪，仍在猛烈射击。撤退的匪徒们，被机枪扫射得措手不及，一个个又中弹倒落马鞍。祁连豹顿时火冒三丈，手起枪响，一枪击毙汽车驾驶室顶上的机枪手。几个士兵跳下车厢刚刚端起步枪射击，被祁连豹“叭叭”几枪打死在卡车旁。

一瞬间，枪声哑然。

祁连豹打马刚刚冲上公路，突然从车厢底射出一梭子子弹。祁连豹一翻身滚在马肚子下面，他来了个镗里藏身，调转马头朝戈壁滩跑去，回头看见车底下钻出个年轻军官，正端起卡宾枪，“哒哒哒”地射击。祁连豹丢开黑骏马，就地一滚，迅速趴在一丛红柳后面，一枪击倒正朝他射击的年轻军官。

一场激战过后，黑戈壁呈现出死一般的沉寂。

祁连豹从红柳丛里站起来，手里提着两把短枪，望着倒毙在黑戈壁上的十几个弟兄们的尸体，痛苦地耷拉下脑袋。沉默一阵，祁连豹别起双枪，走到汽车旁边。他扫视了一眼被击毙的几个士兵，勾下身从地上抱起一挺机枪，将枪口对准汽车油厢，狂怒地射出一梭子子弹。

油厢“嘭”地一声爆炸，燃烧起一片大火。望着这辆熊熊燃烧的大道吉军车，祁连豹心中才稍微平静下来。十几个弟兄全部丧命，这在他的草莽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到的惨败。美女未曾抢到，死了这么多弟兄，回去怎么向寨主交待呢？

昨天晚上，祁连豹在洞窟里的菩萨神像面前，曾向山寨公主起誓：如果这次出动抢不来一个能使首领欢心的美女，他甘愿做蓝蝴蝶的殉葬品，与自己所爱的姑娘双双投入火海。

草莽英雄，历来注重“侠义”二字。此刻，祁连豹决心要孤身夜袭县城。宁可死在万民的棍棒下，决不能空着两手去见蓝蝴蝶。他打了声尖厉的唿哨，黑骏马昂首抖鬃，望着横尸遍野的黑戈壁，发出一声悲哀的长啸，打着鼻喷跑近了主人。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祁连豹伸手摩挲着黑骏马的长鬃，回头望了望烧燃的汽车，一甩猩红色斗篷，踩镫跨上马鞍，鞭子一扬，沿着通往县城的公路飞驰而去。

一路上，祁连豹隐隐感到，似乎有件珍贵的东西，被他遗忘在茫茫黑戈壁，将被那熊熊烈火烧成灰烬。多年来的

经验告诉他，大凡这种用机枪秘密护送的军车，车上肯定有非常贵重的东西。

“莫非驾驶室里放着一箱黄金？”

祁连豹的两眼豁然明亮，那黄灿灿的金子，在他眼前闪烁着光泽。他突然勒住马头，随即狠抽一鞭，双脚狠磕马肚。黑骏马扬起四蹄，像道闪电，朝着来路飞驰而去。

祁连豹在燃烧的军车旁跳下马背，跑过去，一把打开驾驶室车门，朝里一看，一下子被惊呆了。

在浑烟滚滚的驾驶室里，祁连豹首先看到的，是露出旗袍的两条雪白的大腿，接着看到的是两个丰隆挺起的乳峰，最后把目光停顿在一张苍白的熟悉的俏丽的脸上。

“啊！蓝蝴蝶？”

祁连豹不禁大吃一惊，半晌才从呆痴愣神中清醒过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昏厥在驾驶室里的陌生女子，竟然跟蓝蝴蝶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像孪生姐妹。莫非蓝蝴蝶在他出山的同时随后赶来，在途中遭到官兵的抢劫？

祁连豹正在凝神遐想，恰在这时，一桶汽油在车厢里“轰”的一声爆炸。一股烈焰呼啸着向车头卷来，火焰像无数蠕动的金蛇，在滚滚浓烟中窜进驾驶室里。

风卷着一团火焰，从车顶猛扑过来，烧着了祁连豹的猩红色斗篷，燎得眉毛和胡子“吱吱”响，冒出一股毛焦味。

“公——主！”

祁连豹大叫一声，顾不得自身着火，急将昏迷中的盛小姐抱出驾驶室。他骑上黑骏马，刚刚跑出几十米远，只听见